



人生可以不是第一

□黄体军

我1986年参加高考，当年第二志愿录取到山东师范大学。因为没有考上理想中的第一志愿，一直以为总觉得有点遗憾。

25年弹指一挥间，回忆1986年高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别人所谓的烈日炎炎的“黑色七月”，也不是寝食难安的“高考综合症”，甚至也没有金榜题名的狂喜。有的只是对高考前后的有趣的花絮的回忆和高考给我留下的淡淡的遗憾。

我这个人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在班里一直第一，初中排八九名，高中在文科班里一直第一。高三那年因营养不良，影响了身体，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现在想来，高考成绩不理想，也许和长期营养不良，身体不济，很有关系。那时营养不良达到什么程度呢？由于家庭困难，没钱吃到可口的饭菜，从初中到高中（初中和高中都是在县一中上的），我从未感觉到真正的食欲，从未体会到真正的“饭香”，那可是正长身体的时候啊。所以，到了高三那年，身体不争气，影响了学习上最后完美的“冲刺”。可以说，我是强撑着参加完了高考。但当时却不以为然，心高气傲地觉得

高中生在班里一直第一，高考也不应该例外吧。等成绩下来，发现不是第一时，就觉得万分遗憾，不能原谅自己。其实是“第一的帽子”把自己限制住了。难道人生只有第一，不能有第二、第三吗？这样想，你就会释然了。

记得高考前三天，已在菏泽工作的大哥去看我。问我：“还要钱不？”我的回答是“要不要都行。”他给了我二十元钱，让我心头一热。因为他参加工作刚两年，手头也很拮据，又问我：“还要我陪考不？”，我的回答仍如出一辙：“陪不陪都行。”看他犹豫不决的样子，我突然斗胆说了一句自高自大的话：“不用陪了吧，如果我这个第一名都考不上，班里也许没几个能考上的。”听了这话，大哥放心大胆地走了。看着他放心离去的背影，我觉得自己挺伟大。

还有一件事让我觉得自己挺伟大。高三下半年我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我这个第一名一走，班里出现了群雄逐鹿的局面，第一名顿时成为多种可能性，但等我重新回到学校参加考试时，第一名又重新物归原主，好象非我莫属。有一天晚上，

我走在校园里，黑暗中听到几个人议论：“黄体军又回来了，第一名还是他！”这话让我很享受。

高考期间有两门课我考得不理想。一门是数学，这是我高中三年最拿手的课，我的数学成绩在班里一直第一，但为何没考好呢？应该说是吃了眼高手低的亏。动脑多，动手少。一看这道题会做，那道题会做，就不去动手演算了。其实很多题并不难，但需要你真正动手完成它，不经过这个过程就会手生，就会影响速度。我吃的就是动手少，速度慢的亏，整体上影响了答题时间，但考场上哪有卖后悔药的呢？后来，我多次把这个教训讲给下一代听。

还有一门地理课考得不好。考场上我拿到试卷，整个看了一遍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好几道题都是我平时认为考不着的，但高考时偏偏出现了。看来复习时不全面复习，心存侥幸，一定会吃亏的啊！

高考成绩下来，我录取到第二志愿，尽管很想回校复读考北大，但经过一番思考，我还是毅然踏上了去山师的路。当然是带着遗憾。

作者1986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

梧桐涅槃

□曹晋铭

又到了这个让亿万家庭为之魂不守舍的6月。

所有处在边缘上的人都是神奇而幸运的，因为他可能会坠入地狱，也可能会升上天堂，他可能会变成沉默的羔羊，沉默地用一生的时间来舔舐伤口，也可能会长出天使的翅膀，向所有人展示他其实并不具有的所谓光辉。无论如何，这样的处境有如让人体验过生命死亡的轮回，会更加珍惜身边的一切。

我曾经就是一个边缘生。

2001年，那还是高考时间定在7月的一个年份，我的第一次高考以失败告终。那个7月的7、8、9日，我是在信心满怀中度过的，满满的有点流溢，然而，此后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像那三天一样信心满怀的流溢不止。7月10日，刚从学校回到家的我，骑摩托车翻了跟头，现在膝盖上的疤痕还一直提醒着当时的疼痛。9月11日，有两架飞机在地球的另一边撞上了大楼而爆炸起火，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跟另外9个复读生围站在学校餐厅的一张餐桌前吃饭。从餐厅的广播里我第一次听到“本·拉登”这个名字。2011年，本·拉登死了，我在这个繁华拥挤的都市里，努力回忆着自己的青春岁月，好

像自己是一个旁观者。

1996年，我上初中一年级时母亲开始生病，直到2001年我的第一次高考失败后，才被确诊为过敏性哮喘。在这段时间里，我从父母身上吸收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我走过了2001，直到2002年的高考来临。曾经一直以为自己是优等生，在2001年的下半年开始清醒，将自己重新定位为边缘生。那一年的时间里，反复听着零点乐队的《永恒的起点》专辑，渐渐沉静。听到过周围很多同我一样的复读生在抱怨，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公，让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应届生的优越感，而渐渐让自己胆怯。在那段苦闷的日子里，我真的没有像他们这样想过，人生有一点经历就会有一点收获，我所经历的是别人所不能经历的，我所收获的同样也是别人所不能收获的。上天如此的公平而坦率，正如之前不合时宜的信心满怀换来的是痛彻心扉一样。

那一年，我的学校生活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除了2011年11月19日凌晨的狮子座流星雨让整个宿舍楼沸腾欢呼，而将我从睡梦中惊醒。然而，这是他们的狂欢。我独自坐在床头看着窗外忽明忽暗，听着他们的欢呼忽高忽低，想象着无数颗流

作者2002年考入山东艺术学院

那一年，我们结伴前行

□姚楠

2002年我参加高考，至今已过9个年头。身处其中时不愿多提，而一旦过去，又愿在此时，借着高考的名义，怀念当年的欢笑与彷徨，旁观者一般，静静地看十年前的自己，也看那群或生龙活虎、或温文尔雅、或“不靠谱”的伙伴，像一位高中时的好友说的：“重要的不是那场考试，而是和那群人一起的日子，那个过程。”

1999年刚考入菏泽一中时，这所学校发生了一件大事：当年的高考生中出了个省状元！随后的三年里，这位考入清华大学的同学，虽已离开母校，但始终是学校引以为傲的资本，也是老师激励学生的范本，学弟学妹们念念不忘的传奇，甚至每次路过学校专门设置的“名牌大学榜”，都要顶礼膜拜一番。至于有无后来人再创传奇，高考之后，倒成了一件和我不相干的事。只记得当年一位同班同学，天赋异禀，一次模考中几门课几乎全部满分，一时间又传为传奇。

然而，提及高考最早闯入脑海的，却是高三时的一些非学习的片

段：拥挤燥热的教室、男同学们苦中作乐的“纸足球”、女老师色彩艳丽的上衣、全班同看动画片《灌篮高手》、中国首次闯入世界杯、第一次去网吧、学打乒乓球、《情深深雨蒙蒙》热播……

高考那年，我可爱的同学们，充分发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在班级的电视上成功调试出动画片频道，当时占据该频道的是日本动画片《灌篮高手》。晚上六点左右，不管男生女生，多数引颈期盼，等着劲爆的片头曲点燃内心的小宇宙，一起笑、一起叫，甚至一起哭。一晃将近十年了，同学们纷纷成家立业，而这部给我们提供“精神力量”的动画片，因其无法复制的集体经历，成功取代各种“拼搏镜头”，成为高考记忆中的“重头戏”。

高考过去将近十年，当年一个课堂努力的小伙伴们，南辕北辙分散在各地，走不一样的路、从事不同的职业，而“在路上”的迷茫和现实的无奈，与高考相比又多出许多。静下心来，依然能感受到一股力量，像老师当年说的一样，我们都在不同的位置证明了自己的用途！

作者2002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



那年我们高考

□刘畅

2010年，我参加高考。清晨五点钟起床，夜晚十二点不睡，生怕自己比别人少读了几个英语单词，只是希望很久以后，自己可以无怨无悔。

那年高考，总感觉冬天极其寒冷，夏天又极其炎热，好像是上天注定了一样要狠狠地锻炼我们这群打不死的蟑螂。

那年高考，时而度日如年，时而光阴飞逝，听够了老师家长们的唠叨叨叨，又深深的害怕着高考一天一天的临近。

那年高考，放弃了自己所有的喜好，去拥抱无穷无尽的模拟考试、教学教辅、历年真题，我们是做题的机器，可遥控器不在我们手里。

那年高考，每天都会看到写在黑板右上角那个“高考倒计时”减少一天，它仿佛不是在提醒我们决战一天一天的临近，而是嘲笑我们在等待最后的宣判。

那年高考，每个人都变得好敏感，不能听见好多字眼，虽然自己不是迷信，但有些情况下心理暗示的作用真的很强大。

那年高考，我们成了整个家族的核心，或许家里还没有大学生，正指引着你成为第一个大学生，扬眉吐气；又或许哥哥姐姐们都是名牌大学，自己不努力，怎么像话。

那年高考，班主任、年级主任、政教处主任，他们会在宿舍门口大声叫嚷着“起床啦！”也会在上课时间游走于各个班级的后门窗，还会在学校的各个地方搜寻“违反纪律”的小情侣。

那年高考，听烦了宿管大叔的唠叨，吃腻了食堂的水煮白菜，笔芯用了一根又一根，试题做了一套又一套，每天重复着同样机械的生活，咬牙坚持。

那年高考，各种模拟考试每周一次，每个人手里都会有五花八门的高考指南、高考秘籍、高考必备、高考宝典，或许没有什么用，但我们觉得心里踏实。

那年高考，总会举行各种各样的主题班会，感恩、奋斗、未来、坚持、激情、勇敢，那些我们扯着嗓子喊到嘶哑的字眼，那些伟大的人。

那年高考，时光短暂，却充满了嬉笑怒骂。

那年高考，我们相互包容、相互激励、相互安慰、相互提醒。我们会在太阳底下放肆地大笑，也会在深夜躲在操场的角落哭泣。我们会因为生活中的各种琐事分散精力，也会因为好友一个简洁的短信而重新振奋。

那年高考，虽然痛苦，虽然煎熬，虽然风雨，可我们无所畏惧。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作者

2010年考入电子科技大学

